

吕叔湘全集

第七卷

《吕叔湘语文论集》

旧文辑存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吕叔湘全集》

学术顾问

胡 绳 孙起孟 陈 原 姚德怀 李 荣
刘 坚 叶至善 刘 杲 傅永和 任慧英

总策划

俞晓群 沈昌文

整体装帧设计

张慈中

责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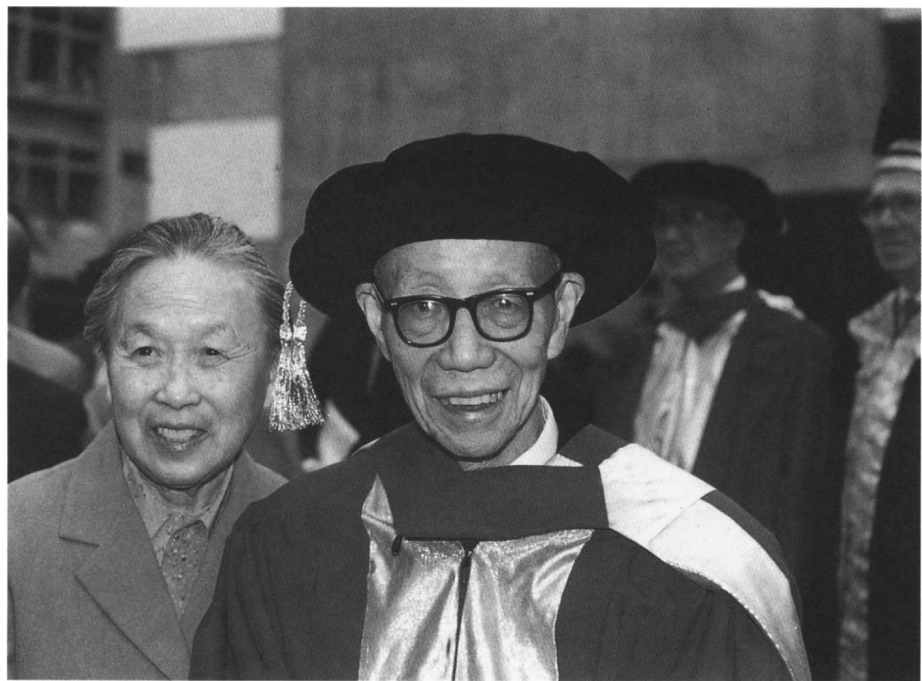
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

责任校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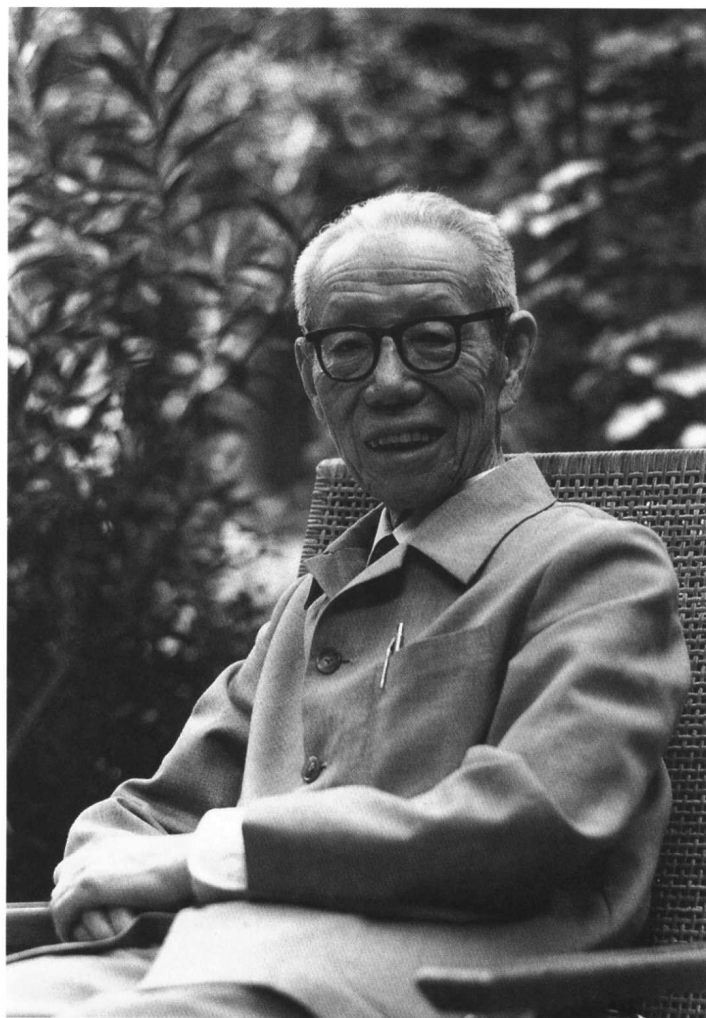
王 玲 马 慧

技术编辑 美术编辑

袁启江 吴光前



1987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1987年9月8日在叶圣陶家中



1991 年 10 月 5 日在天安门



1993年春吕叔湘夫妇和邰达夫、
刘程参观郭沫若故居

《吕叔湘全集》第七卷

说 明

本卷收入吕叔湘先生最后一个单行本的文集：《吕叔湘语文论集》，另收入作者的旧作十几篇。这些旧作大部分是作者刚转入汉语语法学界的著作。《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就是他有关汉语语法的第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国文月刊》、《国文杂志》上，后来没有再发表过。仅其中《这、那考原》、《非领格的其》、《伊作你用》、《他字无所指》、《三身代词前有加语》曾收入《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年出版）。这次将这些文章编成《旧文辑存》收入全集，以便读者了解吕叔湘语法思想的发展。但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纸张印刷很差，字迹不清，可能会有些差错，请读者见谅（《吕叔湘语文论集》中也有一些四十年代写的旧作，兹依作者生前编定的体例，仍归入《论集》，不再收入《旧文辑存》）。

《旧文辑存》中收入作者1949年写的《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以后作者又写成《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丹阳方言语音编》、《丹阳方言的指代词》三文。四篇关于丹阳方言的研究互有关联，固将其后这三文也附在后面。

目 录

《吕叔湘语文论集》	1
旧文辑存	239

《吕叔湘语文论集》

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32篇^①，除几本单刊和一本语法论文集之外，我写的东西多少值得一看的都在这里了。此外也还有应一时需索的文字，或者空疏浮泛，或者跟这里的这一篇或那一篇重复，都没有收进来。收在这里的文章，最早的写于1944年，最晚的写于今年，先后相去将近四十年。有些篇的论点要放在当时的背景里去理解。

这32篇大致分成八组：(1) 语言研究，(2) 语言文字，(3) 语法的研究和教学，(4) 词典和词义，(5) 古书标点，(6) 翻译，(7) 文字细节，(8) 语文教学。看上去是够杂的。杂，就不免于浅。浅也许有浅的好处，可以有更多的读者。只要浅而不至于陋，我就很满足了。

这些文章都曾经在期刊上发表过，现在在每篇末了注明。有几篇的题目稍有改变。有些地方的拼音，为了方便读者，凡是可以改用汉语拼音方案的，都改了过来。

吕叔湘

1982. 3. 15

^① 原著中有些文章已编入《全集》其他各卷，故删。现实收22篇。——编者

目 录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7
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	22
语言和语言学·····	38
文言和白话·····	60
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	79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113
漫谈语法研究·····	122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133
怎样学习语法·····	148
怎样跟中学生讲语法·····	163
《汉语大词典》的回顾与前瞻·····	175
《简明同义词典》序·····	186
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	190
咬文嚼字·····	198
翻译工作和“杂学”·····	202
时间·地点·数目·····	207
新闻语言的准确性·····	210
读报杂记·····	214

文风偶记·····	218
文风问题之一·····	222
错字小议·····	226
给一位青年同志的信·····	232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这多少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做得不坏，但是总的说来，不够多，不够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今天我想谈谈如何把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问题。主要谈汉语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方面。

我觉得要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就是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很多学科有这个问题，比如美术有中国画和西洋画的问题，音乐有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问题，医药方面有中医西医的问题，语言学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学科结合得比较好，有些学科结合得不那么好，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还不很圆满。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严学窘先生将要在里做专题报告，我就不多说了。简单的说两点：第一，中国传统语言学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秦汉以前的古书。有时也对“俗语”做些考证工作，多少有点业余性质，如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等等，一直到1920年还有一位方毅先生出版一本小册子《白话字话》，都是站在文言的立场，用文言来解释白话的。第二

* 根据1980年10月22日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的记录改写。

个特点是以文字为中心，把语言的研究包括在“文字学”之内。从前老北京大学的讲义有《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西方的语言学传统，起初也是以古典语言为对象，后来转移到当代语言，近二百年又扩展到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西方的文字只是声音的符号，没有像我们的文字学那样的学问。他们也有古文字学，只是辨认文字形体，是史学和考古学的辅助学科。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可以说是以广义的语法学为中心，十九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二十世纪产生了一般性的语言学理论即所谓普通语言学，又有比较语音学。这些都是跟多种语言的研究分不开的。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汉语。

以上说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传统的差异，现在来谈谈结合问题。西方语言学闯进中国可以说是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以后又有基督教（新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方言，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都有影响。语法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结合，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古音的构拟上，因为把传统的声类韵类的研究跟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结果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跟这个比较起来，语法研究的成绩就要差些，很可能就是因为套用现成结果多了些，钻研方法少了些。

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要知道现在中国学问已经成为世界性学问，很多国家里边很多学者在那里研究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他们在方法上，